



□ 叶素琪

朝云横度，辘轳车声如水去。白草黄沙，月照孤村三两家。

飞鸿过也，万结愁肠无昼夜。渐近燕山，回首乡关归路难。

这是北宋灭亡那年代，当时的阳武（今河南原阳）县令蒋兴祖女儿作的词。原阳在宋都开封城西北。

蒋兴祖（一〇八五年～一一二七年），常州宜兴人。北宋末年，蒋兴祖任阳武县令。蒋体察民情，兴修水利，亲自护堤，防

黄河水泛滥，深得百姓爱戴。

宋靖康元年，金兵大举南侵，直逼宋都东京。有人劝蒋兴祖逃走，祖曰：“我世受国恩，当死于是。”他与妻儿留下守小县，组织民众抵抗。金兵初攻不胜，翌日又来，兵破阳武城，蒋兴祖妻儿抵抗被杀，兴祖至死不屈，极为壮烈。蒋兴祖女儿年轻貌美为贼兵掳去。

众女子在押往燕地北行到雄州驿（今河北雄县）时，蒋兴祖女儿愤然题词《减字木兰花》（见《梅柳诗话》）于壁。有“学者评

价，该词情景交融，悲肠凄厉，也是一首千古绝唱。《减》词透过白草、黄沙、孤村等写出了蒋兴祖女儿途中所见北国的荒寂与悲凉，表达了词人忧愁悲愤之情。

词中借大雁南飞，反衬自己“归路难”的痛楚，以“万结愁肠”概括了作者内心愁苦之深重。词寥寥数十字，凄楚哀婉，用语精当，化典自如。

词的上阕，“朝云横度，辘轳车声如水去”写长空寒风翻卷朝云，滚滚而去。大地

上，金兵驱载着女子迢迢远去。一路上车声伴随着幽咽的泣诉如水声流去。

“白草黄沙，月照孤村三两家”写千里迢迢，朝行暮宿，唯见莽莽黄沙，一片枯草。昔日的黍稷蔽野之地，已经成为金人的牧马场，凄清苍凉的月亮照在平原孤村残存的两三家。

词的下阕，写作者在身不由己的无奈中，离家乡愈来愈远，抒发了欲归不能的心中之苦。“飞鸿过也，万结愁肠无昼夜”写大雁南飞，却不能为人寄书给故乡亲人而愁肠万结。

“渐近燕山，回首乡关归路难”写蒋女遭掳北去，其身有可能将永给贼人做妻为妾，怎能不令人步步凄厉？

蒋兴祖的女儿虽是历史上一位籍籍无名的女子，但她与北宋的李清照、淮上女、金德淑一样，留下了令人感泣深沉的词章。《减》词的字里行间抒发回首乡关的悲痛，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之情。

北宋至今，九百多年过去了，蒋县令一家人的爱国与壮烈镌刻在我心中。

## 夏日诗行

夏深邃而热情  
盛开的繁花布满山林  
那是精灵最美灵魂  
也是母亲插在头发上的点缀

女儿穿着碎花裙  
朝大海奔去  
那是拍照最美背景  
也有思念人乘坐的船只

蛙声一片的夜晚  
是动物在开音乐会  
演奏最美青春，夏夜里激昂的旋律  
一家人，在漫天繁星下  
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日子（王继琼）

## 割麦人

一镰一中一草帽  
顶着烈日  
你汗水滴进禾下土  
浇灌肥沃了土地  
滋养了眼前一片金灿灿的麦田

麦穗低下沉甸甸的头  
你弯下腰  
挥舞着长长的镰刀  
一排排麦穗倒下  
麦芒尖尖和着汗水  
刺痛着你的臂膀  
你抬起头  
蓝天下一片金色麦浪

有的时候  
低下头  
脚踏麦茬地  
也能收割一片希望（陈玉金）

## 生病的父亲

父亲像棵遭瘟的稻子一样  
枯萎，腊黄，苍老  
躺在病榻上  
往日，都是父亲背着喷雾器  
让他生病的稻子还魂回阳  
今天，父亲茫然目光里  
种不下一棵草（李安宁）

## 破碎

一直透过玻璃看世界  
星空浩大，流水无声，蝉鸣婉转  
后来玻璃碎了  
我得到多个视角  
断桥、残花、细小的疾苦

多年来  
我一直试图在那场破碎里慢慢挣脱  
只是，过程漫长  
我已无法  
拔掉渗入体内的刺  
其间，总有细小的疾苦  
以断桥、以残花（苗银芳）

## 吹笛子的快递小哥

抢单，取货，送货  
总是一路奔跑  
速度是一切，也是生存

偶尔累了  
也会停下来  
坐在喧闹的街头  
拿出随身携带笛子  
旁若无人的  
吹一首喜欢的曲子

大街的喧闹  
人流的奔涌  
你却静如处子  
让音乐四处飘荡

人生需要奔跑  
更需要停歇  
偶遇你  
又悄悄地远开  
心怀敬意（田治江）

## 怀念

请不要，再怀念  
沙滩上的两只白鸽  
是诗人遗留在人世的靴子

请不要，再沉溺  
大江大河波涛汹涌  
是诗人传唱至今的歌声

我们轻轻穿上靴子  
浪涛一再抚平沙滩  
仍要踩出纵即逝的脚步

让我们一起歌唱吧  
我们是四海之内的兄弟  
歌声是穿越千年而来的泪光（谢仙石）

## 水墨

□ 人 郢

树皮制作的绵密柔韧的纸，有着无尽虚空。

水滋养了松，松的烟灰凝成了墨。墨再入了水，再携着水入了纸。兑了小溪或泉里洁净的水，浓淡的墨，画了菜蔬虫草，菜蔬通透，白是白，绿是绿，虫草鲜活，虫是虫气息，草是草滋润，有什么可说的呢。

虚空的缘故，水的缘故，笔墨过处，即便是物象，也若有若无，若无若有的。不能在那有无之间感到什么的人，是惋惜了在林间饮茶歇息。

纸上的留白是虚空，另一种虚空，并不全然是虚空。是风，烟岚，蒙蒙的雨，渺渺目力不能及的。山和水，桥和路，送别和伫立的人，是殷殷话语，长亭复短亭，是冥思，是不问苍生问鬼神，一律都在那儿呢。

一切实与虚也都是静的，即便是马的奔跑、腾空，也是静的。动的那一点力，是瞬间，消弭得大快。只有静，那马才在。天马行空，天马是不动的，是天空在动。而天空，是空的，空，也是静。

画，也是卷着，偶尔才打开。

画完了，画家顺手卷起来。那画已然不是平面的，那些山、树木、屋宇蜷曲重合在一起，似乎睡眠。

## 却逢小鸟吃青虫

□ 钟读花

金圣叹有一首诗，题曰《今春》：“今春刻意学庞公，斋日闲居小阁中。为汲清泉淘钵器，却逢小鸟吃青虫。”学“庞公”，做隐士，全诗所表达的是一种散淡、闲适的生活情趣，很是怡情悦性，也很是诱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份向往。

于我而言，更喜欢的还是“却逢小鸟吃青虫”一句，这里面，有一份蓦然的惊喜，有一种大自然活泼的生命情趣。

其实，“小鸟吃青虫”，又何止于春天？夏天，秋天，亦是在在有之，时时见之。

昔年，居住乡下，庭院靠西部分，种植菜蔬几畦：韭菜、黄瓜、豆角、茄子等。为保证菜蔬的绿色特质，向不喷药，所以，菜叶生虫，自成必然。

于是，那一段时间，每天早晨，推门启户，所看到的第一眼景象：就是从菜地轰然飞走的鸟儿，以麻雀居多。而其中，许多的鸟儿，即是口衔青虫的。最有意思的是，蓦然受惊飞走的鸟儿，很快就会镇定下来，从远处望着庭院中的人，当推测出人类不会对其生害时，便就又渐次飞抵庭院、菜畦。

一些青虫，不识好歹，竟是贸然爬出菜地，爬进庭院中，蠕蠕而行。于是，一只，或者几只小鸟，就会霍然降临，将青虫啄食，常常并非是一口吞下，而是衔于口中，左摆右晃，捉弄一番，方才吃掉。

喜欢观察这一情景，我觉得这一“啄食”的精彩细节，让人们在瞬间，感受到了一份大自然的鲜活和明亮。

家中房屋，是瓦房四间，伸出的长长的屋檐。那些年，屋檐下，每年都会有家燕筑巢孵雏。小燕子破壳而出，老燕子就开始忙碌起来，忙碌着喂食小燕子。老燕子总处在不停地外出觅食过程中。觅食归来，接近房屋，一声啾啾，小燕子就知道了，于是纷纷伸出脑袋，嫩黄的小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唧唧

## 老工厂

□ 李 晓

我陪几位友人去他们当年上班的老工厂旧址故地重游。

在一条河流岸边不远处，灌木丛林中，有一家废弃老工厂的车间，屋顶上还是青瓦，瓦片上落满了鸟粪。鸟粪是青绿的，沉淀了厚厚一层，让人想起草的颜色。车间里，一架当年的机床还在，锈迹斑斑的，居然看见一只青蛙趴在上面，鼓着眼睛，喉结凸动，像是一个人有话要说，却忍住了。

我的友人孙喜贵，五十多岁了，是一家老工厂的铸造工，双臂上鼓凸着肌肉腱子。喜贵力气大，那天，在草木丛中，他双手把一个扔在那里的石碾高举，石碾有两百多斤重。喜贵把石碾轻松地放下，突然两眼泪花。他回忆说，当年追求厂里的“厂花”，在她面前炫耀的，也是这本事，把石碾高举，还在车间外面的坝子上，连续做俯卧撑一百多个。就这样，“厂花”被憨实的喜贵征服，切断了工厂里其他追求者的所有来路，半年后，喜贵就和“厂花”去厂区里的相馆照了结婚照。

有一年，喜贵和几个当年老工厂的工友，就着树林里打下来的野斑鸠喝了酒，大家说起当年老工厂的一些事儿，突然就热血沸腾了，提议去看看老工厂的废墟。喜贵拿了当年在工厂用的搪瓷盆，上面还模模糊糊地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字迹，和戴安全帽系汗巾的工人影像。老工厂的烟囱居然还在，孤独地挺立在屋顶上，喜贵爬到烟囱下，敲响了搪瓷盆，唱起了当年老工厂里的厂歌：“钢铁飞溅啊，铁水奔流，咱们工人，红红脸膛火热的心……”起初，下面几个老工友怔住了，等喜贵唱完，工友们早已泪流满面。

有那么一群人，总喜欢去老工厂的旧址前再深情地看一看，给当年的老工厂画一幅记忆中的素描：老工厂的墙上写着“厂荣我荣，厂衰我耻”“安全帽必须戴，防止坠物掉下来”；工人们下班后，自行车铃声一片，或集体步行来厂区林荫中，清

瘦面庞上笑意荡漾；锅炉房里烧水的师傅，洗澡堂里氤氲的水蒸气，老工厂食堂里，拿着饭盒排队打饭的工友们；老工厂旁边的工会俱乐部、篮球场和游泳池，电影《庐山恋》中的海报，蹦又叉的舞厅、蓬松的爆炸头、拖地的喇叭裤；家属区走廊里的蜂窝煤炉子，还有分布着的子弟校、发廊、菜市、杂货店、食品店、婚庆店、丧葬店……一个工人的一生，就像螺丝帽和螺丝钉紧紧拧在一起，一辈子不出厂区，生老病死都可以在一个厂区默默走完。

在电影《钢琴的琴》里，离婚父亲陈桂林始终没能为女儿筹措到买钢琴的钱，偶然翻到一本关于钢琴的俄文文献后，叫上伙伴们在早已破败的厂房中开始了手工制作钢琴的征途……最后在退役小偷、全职混混、江湖大哥、猪肉王子一群落魄兄弟的帮助下，造出了一部“钢”的琴。一群男人在为尊严而战，一个男人在为父爱而搏。在贾樟柯的电影《二十四城》中，耳畔不时响起锻造零件的声响，机动车的轰鸣声，雨水渗透进玻璃板的声音。复活了的老去时光滴答作响，缓缓流淌，屏幕上突然出现一行黑底白字：造飞机的工厂是一个巨大的眼球，而劳动是其中最深的部分。其中，演员陈冲主演了一个老去的女工，我很清晰地看见了这个老去女人的黑眼圈，她让我怀念起一段销魂的岁月，那个妹妹找哥哥泪花流的当年“小花”……

老工厂里生产的铁雨伞，“哗”地一下撑开，感觉像一个巨大的树冠，那些年风雨特别大，但这样一把伞足够遮挡风雨。老工厂里生产的电风扇，夏天的风呼呼地吹，一家人全凉快了。还有老工厂里生产的酱油，夏天用来拌黄瓜，有天吃了去约会恋人时还哑巴着嘴，第一句话竟结巴了。

老工业时代里的老工厂，冒着浓烟，让一代人的记忆，飘得绵长。



□ 段春姍

一个早晨起来，突然心血来潮想要吃南方的空心菜和红苋菜。晨练后，就转悠到常去的生鲜便利店和一个小菜铺去买这两种食材，没想到两家店里都没有，自己心里有些遗憾和失望。猛然间想到去年冬天门口的菜市场，就带着一丝企盼，疾步奔去，果然没让我失望，好几个菜摊都摆着新鲜的空心菜和红苋菜。

正值清早，晨练完的人们悠闲地在市场里挑选着自己需要买的菜，还时不时传来讨价还价之声，也有些老人在油条摊点前喝着老豆腐、吃着油条，悠闲地打发着时间。环顾了菜市场一周，逛菜市场大多都是中老年人，几乎没有像我这样的年轻人。可能是周末的原因，清早的年轻人都还在睡懒觉。当然，即便是中午，城市里的年轻人选择来菜市场买菜的也没几个，大家都喜欢到环境好的超市或者生鲜便利店里买菜，超市里干净、整洁、有序，还有丰富的其他物品可以选择，而生鲜便利店则是便利和快速，甚至还提供上门送菜服务。

几次菜市场转下来，我竟然喜欢上了逛菜市场。理由很简单，这是一个烟火气息十足、最接地气，能感受到浓浓生活气息的地方。在超市里，各类菜品都贴着价格标签，你无需问价，只管选菜，选好所有的菜品，在称重台前工作人员挨着称好贴上标签，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互动交流，结账的时候亦如此，顶多收银员会流程似的问你要不要袋子、有没有会员卡。而菜市场则不一样，你会跟摊主询问某个菜的价格，对于不常做饭的人，也会问他，我要做什么菜，几个人吃，大概需要多少的量？对于不熟悉食材的，还会问他，这个菜怎么做好吃呢？当然有人会问，下厨房、豆果美食上随便一搜，各种菜的做法几乎都有。但我还是想说，线上线下超市也好，方便的美食APP也好，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人情味，是它们永远不可代替的。时代和成长的历史造就了每代人、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和消费态度，谈不上哪个更好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，唯有适合和尊重。

逛一次菜市场，大抵就知道以后会首选谁家买菜，只有在他家食材缺乏或者食材不够新鲜的情况下，才会想着去别家买。我第一次在这个菜市场买菜，就是在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摊上买的菜，之所以选择他，是因为虽然只是卖菜，但他整个人却显得干净、清爽，很有朝气，还有算账的速度特别快，人也大方、热情。我那天站在摊前观察了会，顾客买菜零头他都给抹去，结完账，还会顺口问一句，需不需要香菜，给你几棵。

后来每次去菜市场都去他家买菜，时间久了就发现整个菜市场，属他家的生意好了，很多时候别的摊点冷清，他这儿却不乏顾客。很多熟客，甚至都知道他姓什么，家是哪儿的，有几个孩子。对于顾客，有时他也会问到家常之类的话，如有几日没来了，是外出了吗？或许大家每次的聊天都只是在买菜的几分钟时间里，交情也只是买菜与卖菜，但当时间久了，不自觉地就有关心在里面了。

喜欢逛菜市场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里面的嘈杂声。逛超市的时候，受环境的影响或出于礼貌，大家都安静地挑选自己需要的物品，即便是说话也都压低声音，鲜有扯开嗓门说话聊天的。而菜市场就不一样了，无论摊贩还是顾客，都能以自己正常的分贝讲话，碰见熟人还会站在那儿唠会嗑，聊到动情处，甚至会开怀大笑。菜市场里的嘈杂声之下是放松，是真实，是自然。

某个周末的早晨，无所事事的话，就去菜市场逛逛吧，感受下市井生活的气息，挑选自己喜欢的食材，做饮食男女，品烟火气息。